

石钟山影视精品系列
《激情燃烧的岁月》之三

石钟山 著

石光荣 和 他的儿女们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石钟山影视精品系列
《激情燃烧的岁月》之三

石光荣 和

他的儿女们

石钟山著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石光荣和他的儿女们/石钟山著. —北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03

(父亲系列小说; 3)

ISBN 7-5302-0676-1

I. 石... II. 石...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16358 号

石光荣和他的儿女们

SHIGUANGRONG HE TADE ERNÜMEN

石钟山 著

*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网 址: www.bph.com.cn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朝阳区北苑印刷厂印刷

*

850 × 1168 32 开本 8.5 印张 181 千字

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30000

ISBN 7-5302-0676-1

I·662 定价: 14.00 元

★ 父亲和他的儿女们 / 1

★ 父亲和他的草原青 / 57

★ 父亲最后的军礼 / 99

★ 父亲和他的警卫员 / 151

石光荣
和他的儿女们
目 录

★ 父亲现在时 / 193

★ 一人当兵全家光荣 / 209

★ 后记：关于“父亲系列小说” / 267

84 K34/52

父亲和他的儿女们



1

父亲经过那一场劫难之后，终于又活了过来，这对父亲来说是一个奇迹了。也许是母亲在病床前一声又一声的呼喊打动了父亲，也许父亲还有许多未了的心愿还没有实现，他不想死，也不能死。于是，父亲在死亡线上挣扎，自己在梦里和自己撕巴，撕撕巴巴的结果是，父亲终于活过来了，于是就有了奇迹。

父亲大病了一场之后，犹如一棵老树被一场突然而至的霜雪袭击了，只剩下一些枯枝败叶，神情和精神大不如以前了。但是老树的根还在，盘根错节地扎在地下，吸吮着营养，于是就有了生命和老年的父亲。

其实父亲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三个孩子。林在十几年后终于见到了，从表面上看，爷儿俩也都相互原谅了，儿子理解了父亲，父亲也理解了儿子。父亲也知道，有其父必有其子的道理，正因为林太像自己了，父亲反而对林越来越不放心起来。一生的成功，得失的体会，他积攒了一肚子，他太想对人说了，可是又对谁说呢？林在父亲转危为安之后，带着老婆孩子又回部队了。父亲对林回部队没有任何异议，部队是林的根，他就应该回到部队去，否则父亲会觉得很踏实。虽然父亲还有一肚子话要和林沟通交流，可现在林走了。走了也就走了，父亲知道以后还有机会，既然有机会，那就不忙，等待以后慢慢唠吧。林十几年之后不是回来了吗？有了这初一，以后就还会有十五的。父亲对以后收拾林是充满信心的，父亲和林的关系，父亲一直认为是收拾的结果。



父亲这一生是整个充满了雄心壮志的。他先收拾小日本，小日本投降以后，他就开始收拾老蒋，老蒋收拾完了，父亲进城了，然后就开始收拾母亲了。母亲对父亲来说是一块最难啃的骨头，他收拾了一辈子，也没把母亲收拾妥帖。父亲就觉得这一生有许多遗憾，所以父亲不能死，他要硬硬朗朗地活着。他活着，不仅要继续收拾母亲，捎带着还要把林、晶、海都收拾了。

林已经是团长了。父亲认为这是他收拾的结果，如果父亲当初不那么收拾林，能有林的今天吗？不能，绝对不能。父亲在心里这么说。林还有许多要收拾的地方，但现在父亲已经不急了。父亲此时才七十出头，他相信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道理，他相信以后有很多时间继续收拾林。好在林现在正按照父亲预期的目标奋斗着。父亲相信，林已经当了团长，以后就还会当师长、军长地干下去，只要他不离开部队，父亲心里就会感到很踏实。

父亲暂时把林放下了，搁在那里先不管了，他又开始审视晶了。按理说，三个孩子中，父亲最喜欢晶，不仅仅因为晶是女孩子，因为从小到大，父亲一直感觉到，晶从里到外是最像父亲的一个孩子。父亲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，同时因为晶是个女孩，父亲也生出许多遗憾。如果晶不是女孩，他会让晶在部队一直干下去，继承自己未了的心愿，前赴后继，继往开来，父亲肯定会有收获的。因为晶是个女孩，父亲再看晶时，就有了许多局限性。在父亲的经历中，他还不知道有哪位女性在我军的历史中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。既然，晶不能成为将军，父亲也就不对晶有更高的奢求了，反正晶已经有过军人的履历了。晶复员回来后，自学成才，当

上了一名法官。但晶似乎并不喜欢自己现在的法官工作，天天端坐在法庭上，有种养尊处优的感觉。于是晶就觉得现在的这种法官工作，从形式到内容，都很不适合她。她要寻找机会，离开现在的工作岗位，找到一个更能施展她才华的工作。晶早把这一想法和父亲交流了，得到了父亲的积极肯定。那时父亲就说：丫头，慢慢再看看，看干啥更适合你，人这一辈子图的就是一个痛快。

工作上的事情父亲不怎么为晶操心，他操心的是晶的情感生活。晶已经是二十大几的姑娘了，男朋友是见了一个又一个，始终没有一个她能看上眼的。那个警官成栋全是最接近晶理想的一个。从脾气到性情晶似乎已经接受了，但不能让父亲完全满意，也不能让晶完全彻底地死心塌地。成栋全的个头还不如晶高，俩人站在一起，晶经常有一种审视他的感觉，于是晶的嘴角经常耷拉着，不是万分幸福的神情。晶的想法是，如果没有真正合适的，姓成的这小子也就将就了，但是晶仍心有不甘。她在追寻，她一直相信，天涯何处无芳草。

父亲在晶的情感问题上，专门和晶谈了一次。

父亲说：丫头哇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你要挑到啥时候哇？

晶说：爸，我没挑，只是我真正喜欢的人还没有出现。

晶在说这话时，心里又有了一种隐隐的痛，她的美好的初恋，在部队时已经发生过了。就在不久前，让她牵肠挂肚，耿耿于怀的初恋终于水落石出，尘埃落定了。见到昔日的初恋情人，早已是物是人非，另一种结局了。在事实面前，晶还能说什么呢？她把自己的初恋在心里狠狠地画了一个句号，算是对自己一种总结。化悲伤为力量，该干啥还干啥了。



父亲见晶这么说，便心疼地说：丫头，你到底想找啥样的？你说出来，我和你妈就是头拱地也要给你找出来。

晶又说：爸，你别说了。我找就找你这样的男人，光明磊落，敢爱敢恨。

父亲听了这番话，暂时就没有词了，心里却异常复杂，可以说是翻江倒海。晶无意当中的一句话，让父亲感动了。感动得父亲背过身去，抹了一把脸上的泪花。这句话让父亲踏实也不踏实，踏实的是，晶长大了，在自己的心里已经有是非了，而且这种是非是坚定不移、斩钉截铁的。踏实的同时隐隐地父亲还感到一丝骄傲，为自己也为女儿。琴和父亲结合在一起，一辈子都在抱怨父亲是胡子，把她给抢了，然后这么多年，都是在争吵中过来的。她看不惯父亲这儿，看不惯父亲那儿的，弄得父亲经常发火。虽然他们老了，磨合了一辈子，到老年的时候这种争吵少了，他们已经知道谁也离不开谁了，但毕竟他们是两种不同性情的人，要达到统一或者人们所说的那种默契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日子还得疙疙瘩瘩地往下过。

父亲对晶这句话感到不踏实的理由是，晶毕竟是二十大几的姑娘了，这么拖下去肯定不是个事。父亲没有想到，自己对晶的影响会这么大，父亲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。于是父亲为晶的情感大事，心便一直那么悬着。

父亲最操心最上火的应该是海了。海这个小子，父亲从小到大从来就没有喜欢过。父亲不喜欢海的理由有很多，重要的一点就是，海一点也不像个男子汉，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，做完作业后，读小说听音乐，读着听着经常泪流涟涟的。小时候父亲曾拎着海的耳朵说：你能不能坚强点，像个

男子汉一样。

说归说，做归做，一点儿用也没有。父亲这才相信一句老话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的道理。想改变一个人那是不可能的。正如父亲改变母亲，或者说母亲试图改变父亲一样，结果谁也没有改变谁，他们还是在现实生活中独立存在着。

海的性格太像母亲了，按父亲的话说，海都长成大小伙子了，还娘儿们唧唧的，多愁善感，很没意思。父亲把这一结果都归结为，海这是看闲书看的，脑子里装了许多闲事，就乱想一些不着调的事。父亲从来不看那些闲书，他想看也看不懂，那些字他都认不全。于是他只看报纸，报纸上的新闻，父亲是深信不疑的，父亲觉得那才是真实可信的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儿，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，这就像父亲的为人。

父亲这种观念，影响了父亲欣赏电视。父亲看电视时，也只看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。什么电视片、言情剧，父亲认为那是扯犊子，瞎编的，他从来不看。如果偶尔看见父亲看电视，那他一准儿在看体育类的节目，父亲最爱看的就是足球比赛和拳击。父亲把这两种比赛比喻为男人的战争，足球比赛那是阵地战，拳击是单挑独斗，父亲喜欢这种男人之间的战斗。

父亲为海的问题大伤脑筋，父亲要把所有的精力用在收拾海上。

2

海最后去当兵，并不是心甘情愿的，他最后能去当兵，很大程度是把当兵注入了许多理想色彩。



父亲因为有了林的经验教训之后，对海的何去何从一点儿也没有难为海。海那时候想的是读大学中文系，因为上了中文系，他读小说和闲书就显得名正言顺了。从小受母亲的熏陶，海渐渐地热爱文学了。海从上初中开始，便开始写日记了。到了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写一些诗歌、散文投寄给报刊杂志。那时的报纸杂志办得都很红火，不管发表什么，都有几十万人在看一本杂志。海的作家梦就是从那时开始萌发的。海投稿的结果是，大部分都是泥牛入海，偶尔的也能接到编辑部的退稿信，信的格式和口气都是相同的，冷若冰霜的同时，又把拒人于千里之外。好在海在高中毕业那一年，终于有一首小诗在这个城市的报纸上发表了，发表在最后一版的屁股上。这是海最大的收获，这种收获，张狂得海几个晚上都没有睡好觉。拿着那张报纸，翻过来掉过去地看。白天举手投足，已经把自己当成个诗人了，甚至走在大街上也觉得自己是个名人，仿佛所有人都能认出他，或者能叫出他的名字。那些日子，海一直处于浑身发热的状态。

海的这个伟大成就，最先告诉的自然母亲。母亲拿着那张发表有海的作品报纸，她的双手直颤抖，她一遍遍地讲：我儿子行了，我儿子是个诗人了。

晶看了那张报纸的时候，显得很冷静，她很深刻地望了一眼海，哼了哼，结果什么也没说。海就一副很失望的样子，拉着晶，非让晶对这首诗发表一些感想。晶没什么感想，只是说：这也算是诗？要这样的诗能发表我一天能写出十首。

海不理睬晶的话，他认为晶这是吃不到葡萄说酸话，自然不把晶的话放在心里。海在心里千遍万遍地鼓励着自己

说：这个作家我是当定了。

父亲是最后一个知道海发表诗的。海发表诗的时候，根本没告诉父亲。一是没敢，他怕父亲骂他不务正业；第二个原因是他觉得说了也是白说，因为父亲根本不懂。于是，父亲是最后知道的。

父亲先是觉得这几日家里有一种氛围不对劲，母亲和海两个拿着一张报纸嘀嘀咕咕指指点点的。父亲以为那报纸上有什么重大新闻了呢，比如打仗或备战，他认为一家人都在隐瞒着他什么。直到海去上学，母亲外出买菜，父亲才得着机会，溜进海的房间，在桌子上轻而易举地发现了那张报纸。父亲以一个老军人的机敏，三两把便把报纸抓在手里，又以更加迅捷的速度溜回到自己的房间，戴上老花镜，从报纸上的第一个字看起，一直看到最后一页，也没有发现一句新鲜东西。有许多新闻他都从广播和电视里知道了，就这么一张报纸又有什么新鲜的呢？他认为这是母亲和海两人合起来在逗自己玩。父亲生气了，把那张报纸揉巴揉巴扔到了废纸篓里。

晚上的时候，海回来了。父亲没有料到的是，海一回来便开始找那张报纸，饭也顾不得吃了，楼上楼下地上蹿下跳。后来母亲知道那张报纸不见了，放下筷子，饭也不吃了，和海同心协力地一起寻找那张报纸。

父亲这时起身回到自己的房间，把那张揉成一团的报纸拿回来拍着桌子说：你们就找这个？

母亲和海发现了那张报纸，这才长吁一口气。母亲对父亲轻视海的做法很不满意，展开报纸冲父亲说：睁开你的狗眼看看，这是咱们儿子写的诗，都发表了，容易吗？

父亲这才看见了海的诗。上午的时候，他也看了，不过看的是一目十行，没什么记忆。这回听说是海写的，就很认真地看，看了半晌也没看出什么名堂，父亲就说：净扯犊子。然后把报纸平铺在桌子上，拿出个火柴盒冲着那几行诗比画，比画来比画去父亲得出一个结论：你这报屁股的东西，还没有火柴盒大，也就是一个闷屁。

父亲被自己的比喻逗笑了，笑得呵呵的。父亲这种比喻和笑让海的自尊心大受打击，海脸红脖子粗地扯过报纸回自己的房间去了。母亲不干了，白着脸和父亲吵了起来。母亲说：你这老东西，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

父亲还没弄明白这又是哪片云彩下雨了，一脸无辜地问：咋的了？又想跟我整景是不是？

母亲觉得说什么都是废话，最后说一句：你可以无视海的存在，但你能污辱他的人格。

这句话让父亲听来，无疑是上纲上线，把问题严重化了，也扩大化了。父亲满脸不解地说：人格，啥人格？他净干一些扯犊子的事我还没说他呢，倒弄我一身不是了。

母亲不再理父亲了，她一头钻进海的房间，母子俩互相安慰去了。客厅里扔下父亲一个人，他看完了电视新闻，又看完了天气预报，就觉得没事可干了，倒背着手，一遍遍地在客厅里散步，一边散步一边望着海的房间，最后“哼”一声，上楼去了。

海从那时起，就把自己当成个文人看了，穿着打扮也向三十年代文人靠拢，经常弄个白围脖什么的围在脖子上，留一种长发，一说话还一甩一甩的。他的大部分心思都用在写那些不着调的诗，这是父亲的话。海有时还读些数理化什

么的，渐渐地就把那事淡漠了。

母亲经常把海和当年的枫进行比较，母亲总说：她在海的身上又看到了当年枫的影子。母亲的初恋对母亲来说，太深刻了。深刻得她这一生一世都忘不掉了。母亲怀着这种心态关心着海，也鼓励着海，这就给海以后的命运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
母亲是这样鼓励海的：儿子，当个作家多高尚啊，那么多人读你的书，幸福啊。儿子，你以后就当个作家得了，以后也写一本《红楼梦》什么的。

海在母亲的眼里无疑成为了一种美好的化身。一半是枫，一半是自己没有实现的那份梦想。惟独的是，母亲忽略了海在这个社会上独立客观的存在。

就这样，海高中毕业了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高考竞争是异常残酷的。结果便可想而知了，海高考落榜了。

这回父亲没有干预海的前途。当兵、上大学，完全随母亲一手操办。或许是海早已决定了自己的命运。海梦想着考上大学的中文系，结果是，海的高考的分数离录取分数线相差几十分的距离。残酷的现实，让海和母亲都张大了嘴巴。两个人无所适从，他们把自己关在海的房间里，搂抱在一起，痛哭失声。

父亲知道这一结果后，显得很冷静，冷静背后还有一些兴奋的成分，然后他就一遍遍地说：咋样？咋样？哼，我早就料到了。整天价扯犊子，干啥啥不行，吃啥啥没够，咋样？

无路可走的海和山穷水尽的母亲就眼巴巴地望着父亲。父亲知道他们要说什么话，父亲偏不说，他一定要让海和母亲把这话说出来。父亲经过几十年和母亲的磨合，他学聪明

了。海目前真的无路可走了，摆在他面前的有三条路，一是学习，参加明年的高考，但海和母亲心里清楚，照这样的水平和基础别说复习一年，再学习两年也不一定能考上中文系。第一条路算是到此为止了。第二条路是待业，让海加入到待业大军中去，什么时候有工作那是不好说的，从梦想当作家到待业青年这种理想和现实到底有多远，母亲和海都不清楚。第三条路就是步林和晶的后尘，当兵去。解放军这个大家庭是一所大学校，这是毛主席说过的话，现在仍然是真理。

海和母亲经过再三权衡觉得这是一条最好的出路。况且，那时海显得很冲动，他读了不少书，记住一句话：要想当一个作家，必须破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破万卷书还有时间，行万里路就是走得越远越好。当兵就可以离开家门，走得远远的。海还认为，当个作家不一定要上大学，像高尔基那么大的文学大师，就没有上过大学，社会就是他很好的大学，海要向高尔基学习。

父亲看出了海和母亲要说什么，他们又一时难以启齿。父亲卖着关子说：你们有话就说，有屁快放，又不说又不放，我可上楼睡觉去了。

说完还打了一个哈欠，真真假假地要往楼上走。

海终于憋不住了，红头涨脸地说：爸，我要当兵去。

父亲看了海一眼，又看了一眼，然后哈哈大笑道：果然被我猜中了。好！早知道今日，何必当初呢？

父亲说的后半句话就是指海点灯熬夜的那些日子。

父亲指着身后的全国地图说：你想去哪里当兵？

海这时冲动万分，他指着父亲身后的地图说：越远越

好。

他一巴掌就拍到了新疆那个省份。

父亲说：新疆好！那是祖国的最前哨。就这么定了。

父亲似乎怕海反悔，马上抓起电话和新疆的战友联系，让他们想办法留一个征兵指标给海。那些日子，征兵工作已经开始了。

3

海是怀着一种悲壮而又苍凉的心情走进部队的。他告别父母的那一瞬是满怀壮志的，他踏上军列，甚至连头都没有回一次。此刻他的心里是恨不能立马飞到新疆，在那里经过生活的淬火之后，马上就成一块好钢。海在那时，从理论上已经知道怎么生活才能当一个作家了。

理想总是跟现实有差距的，当海这批兵走下列车，面对着茫茫戈壁滩的时候，海傻眼了。他以前对新疆曾经有过无数次的幻想，他想得更多的是，新疆的葡萄和美丽的姑娘，以及载歌载舞的人群，甚至新疆洁白的雪山和成群的牛羊。海以前对新疆的理解仅限于书本上，在他青春年少的时候，甚至有一阵想娶一个新疆姑娘。海面对着茫茫戈壁滩的时候，他才知道他理想的新疆和现实的新疆是不一样的。他们的新兵连在一座孤山脚下，那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孤山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儿的就那么一座。说是山又没有草、没有树，更确切地应该称为一个硕大的沙丘包子。只要有风，周围便是风沙四起遮天蔽日的样子。

新兵连住的是大通铺，十几个人、二十几个人住在一张

大床上。新兵连的内容是千篇一律的：出操、跑步、站队、集合、齐步、正步。也就是说要在新兵连这短短的三个月时间里，让海这批学生兵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军人。训练单调而又残酷，茫茫戈壁滩上，留下了海他们单调而又有力的口号声和脚步声。

每当海站在队列里，重复着这种单调的军事动作时，他总是想哭、想喊、想叫。那时他的心情很复杂，压抑的青春躁动，在茫茫戈壁滩上无法发泄。

海在一天深夜站岗时，他终于流下了热泪。他从热被窝里出来，背着没有子弹的钢枪站在戈壁滩上，天上是一钩弯月，陪衬弯月的是满天的繁星，满天星的景色在内地是不多见的。有风吹过来，海站在那里，思维异常活跃。在这时，他想起了父亲，也想起了母亲，还有姐姐晶。林他也想了，但是并不刻骨铭心。林很小的时候就离开家了，海已经习惯了林不在身边的日子。

在戈壁滩的深夜，海从父母一直想到自己的房间。那里一张床，一张桌，现在回想起来都是那么亲切和让人难以忘怀。想着想着，海流出了眼泪。当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时，他突然蹲下了，他冲着茫茫戈壁滩喊：爸、妈、姐，我想你们！

他的喊声被戈壁滩吸收了，只剩下一丝一缕的回声。他的呼喊是那么微弱，海跪下了，那杆钢枪就抱在他的怀里，此时此刻，他显得是那么孤独。然后又扯开嗓子喊：我石海啥时候才能熬出头哇！

这时他已经忘记了破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当个作家的想法了。那天夜晚，海交了岗，躲在水房里给母亲写了一封